

浪漫新典

74

# 寂寞芳心

Nobody's Baby But Mine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 著 蘇于瑾 譯

中華

# 寂寞芳心

NOBODY'S BABY BUT MINE

原著：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譯者：蘇于瑾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網址：[doghouse.com.tw](http://doghouse.com.tw)

E-mail address：[master@doghouse.com.tw](mailto:master@doghouse.com.tw)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1999·10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185-3

排版者：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本社法律顧問：謝辟霖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士打花園#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 Nobody's Baby But Mine

Copyright © 1997 by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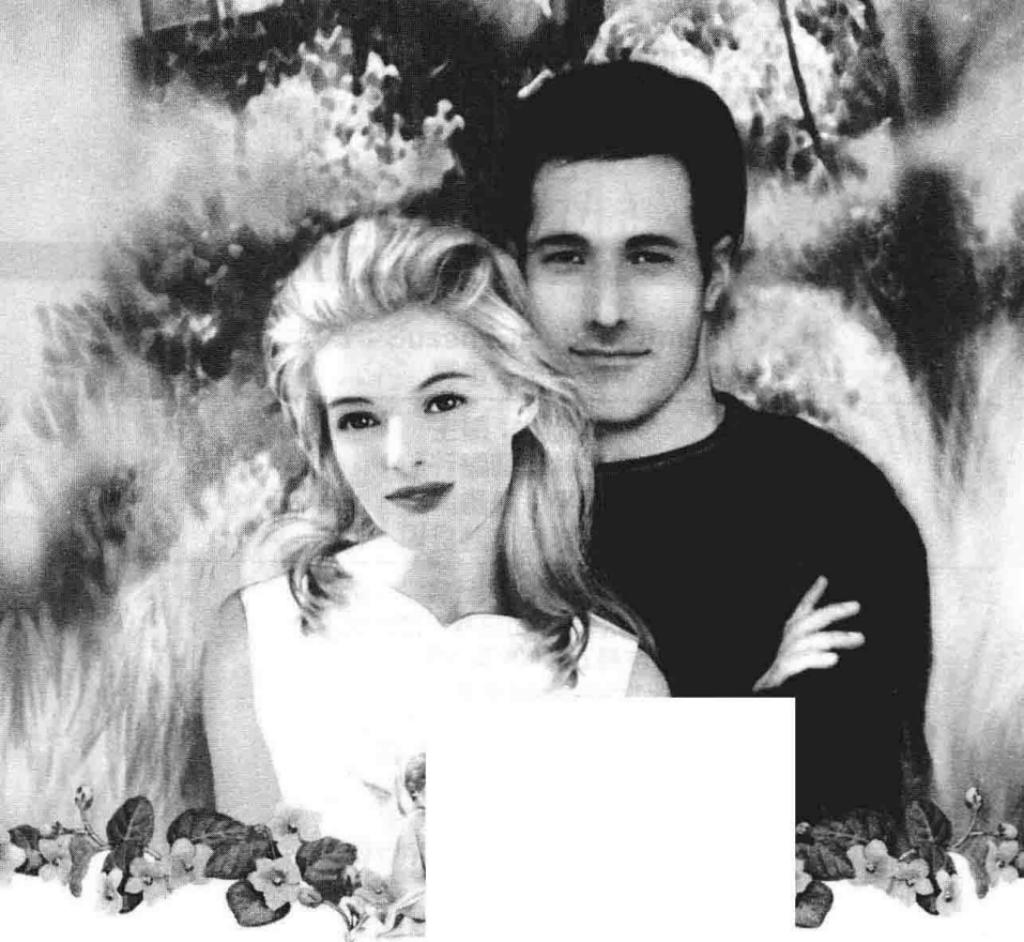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寂寞芳心

Nobody's Baby But Mine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 著  
蘇于瑾 譯



# 寂寞芳心

NOBODY'S BABY BUT MINE

原著：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譯者：蘇子瑾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網址：[doghouse.com.tw](http://doghouse.com.tw)

E-mail address：[master@doghouse.com.tw](mailto:master@doghouse.com.tw)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堂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1999·10月

國際書碼 ISBN 957-491-185-3

排版者：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平價法律顧問：蕭雄昇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 # 06-00 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 Nobody's Baby But Mine

Copyright © 1997 by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是無人能及的。」——珍·安·克蘭茲

## 她的計劃

聰明的物理學教授戴珍妮博士渴望有一個孩子，但尋找一個合作的對象卻千難萬難。因為，她高人一等的天分使她在成長過程中，備受同儕排擠，甚至使她自卑得自認為是個怪胎。因此，她決心不讓她的孩子承受相同的痛苦。換句話說，她必須找一個很特別的人來當孩子的父親，一個特別笨的人。

## 她的目標

柏寇爾，芝加哥星隊的傳奇四分衛，似乎是個完美的對象。可是，他的笨拙表現完全是裝出來的。珍妮博士發現他其實絕頂聰明，不容輕侮時，為時已晚。這個人，他不接受「用過就丟」的安排。

## 爆炸性發展

一個是渴望當母親的寂寞天才，一個是不願受拘束的強悍男子，這兩個意志堅強的人，會因肉體的吸引而成為戀人嗎？



「有沒有搞錯？」鮑裘蒂有些難以置信。「你們打算找個女人當柏寇爾的生日禮物？」

坐在芝加哥星隊這些足球隊員常聚會的斑馬酒吧中的三個粗線條男子同時點頭。

小鄧再次解釋。「他過三十六歲生日，我們要送一個特別禮物。」

「胡說！」任何一個對足球有些許了解的人，都知道寇爾從球季一開始，就像吃了炸藥般難以相處。「轟炸機」（譯註：Bomber，亦取其姓 Bonner 之諧音）寇爾是美式足球史上傳奇性的、最具爆發力的四分衛。「你們認為給他一個女人，他就會對你們溫和一點？」

賈威廉垂下濃密的睫毛看著啤酒杯說：「最近已經沒有人敢靠近他，誰走近他都得遭殃，他的火氣已經大到六親不認了。」

「可是，據我所知，柏寇爾的女人已經多得數不清了。」裘蒂挑起柳眉指出。

「但沒有一個上得了他的床，」馬瑞斯說。「寇爾的原則是不和二十歲以下的女人上床，偏偏圍著他的女人統統是小妹妹。所以啊，自從去年二月和康莉分手後，到現在快兩年了

，他都沒有破戒，難怪不平常。」

二十一歲的康莉是寇爾嬌美的上一任女友，但因遲遲得不到戒指，終於和一個樂團吉他手跑了。寇爾則從此專注於打贏球賽、遊戲女人堆，和踢其他球員的屁股。

周旋於星隊球員之間的裘蒂雖還未滿二十三歲，卻沒有人考慮用她當禮物。因為，誰都知道寇爾已經多次拒絕她的邀約，這使得裘蒂恨他入骨，雖然很想再多收集一件同床共枕過的星隊球衣，她也知道自己的希望。

「我們需要一個不會讓他想起康莉的女人，」威廉說。「換句話說，她得有些格調，年紀大一些，二十五歲應該很恰當。莊重且有些社會地位的。」

裘蒂雖然稱不上足智多謀，卻一眼就看出問題重重。「我不認為有格調又有社會地位的莊重女人，會自願當人家的生日禮物。」

「對，我們也在想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可能得考慮找個應召女郎幫忙，高級的應召女郎。」想到寇爾多麼不喜歡那一行的女性，威廉不禁退縮。「問題是，我們找不到。」

裘蒂認識不少應召女郎，但沒有一個稱得上任何格調。「你們想要我幫忙找？那我有什麼好處？」

「你得在他生日之前，也就是在十天之內找到一個適合他的女人。我們也投你所好，你

還要哪一件？」他們三個的都已經掛在她的衣櫥了。

裘蒂情願要寇爾的十八號，但識實務的退而求其次，某人的球衣也是她很想要的。「好，我幫你們找生日禮物，十二號球衣就是我的了。」

「狗屎！」三個男人同聲嘆息。「妳明知莊凱文的女朋友多如過江之鯽，哪來的空檔嘛！」

「那是你們的問題。」

莊凱文是星隊的候補四分衛，年輕、反應敏捷，哪天寇爾跑不動或受傷了，他立刻就會取而代之。因此，兩個人表面上客客氣氣，暗地裡卻是勾心鬥角，而這也正是裘蒂看上凱文的原因。

三個男子都為這樣的交換條件感到頭疼，不過，只要裘蒂能找到適合的「生日禮物」，他們自然有辦法逼凱文就範。

兩天了，裘蒂還在為生日禮物傷腦筋。她父母的房子位於伊利諾州格林鎮郊外，目前她暫住這裡，直到她付清信用卡的債。現在是週六中午，她的父母外出度假，她則要到傍晚五點才上班，正好利用這個空檔恢復昨晚狂歡的疲倦。

她在廚房裡找了半天，卻只找到一罐無因咖啡。可惡，屋外正在飄雪，而她頭痛得無法開車，偏偏她必須要灌下幾大杯濃咖啡才有精神享受球賽。

沒有一件事順利。星隊今天在水牛城比賽，球員不可能在球賽後到酒吧來。萬一他們來了，她又該怎麼說她還沒有找到生日禮物？那些球員之所以多看她兩眼，原因之一就是她總能提供女人。

她望向窗外，發現隔壁大善人的房子亮著燈。「大善人」是裘蒂給戴珍妮博士（Dr. Jane Darlington）的暱稱，因為裘蒂的老媽老是誇獎她多麼熱心助人，多麼慈悲為懷，他們搬來這兩年獲得她幫助不少。說不定，她可以施捨一些咖啡救急。

裘蒂匆匆整理儀容，抓了個密封罐就往隔壁衝。匆忙間，她忘了穿外套，等到戴珍妮來應門時，她已經在雪中凍得發抖。「嗨！妳好，我是隔壁家的女兒鮑裘蒂。」

珍妮博士只是隔著紗門看她，一點也沒有請她進門的意思。

「拜託，外面冷得要命，我可以進去嗎？」

珍妮博士終於推開門。「對不起，我沒認出是妳。」

裘蒂一踏進門就明白對方並非無禮。珍妮博士紅腫著雙眼，顯然剛剛正哭得傷心欲絕。她趕緊表明來意。「可以借我一些咖啡嗎？家裡沒有了，我又非喝不可。」

珍妮博士勉強接過密封罐子，大概很不樂意被打擾。「好，我……裝一些給妳。」她逕自走向廚房，顯然是要裘蒂在門口等，可是裘蒂實在太好奇了，而且球賽半小時之後才開始，她還是忍不住跟了進去。

她們經過客廳，那是個一眼就教人感覺乏味的房間：雪白的牆、舒適的家具、一屋子枯燥乏味的書本。突然，她被牆上幾幅裱裝好的博物館海報吸引了。這幾幅海報似乎都是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裘蒂自知不是純潔之輩，但她實在無法明白歐姬芙畫出來的花為什麼一朵朵都像女性的性器官。天哪，珍妮博士不會是個女同性戀者吧？否則，她幹麼在客廳掛這些噁心的東西？

裘蒂跨進廚房，這兒窗明几淨、色彩溫馨，充滿柔美的家庭氣氛。只有主人例外——她看起來比上帝更凜然不可侵犯。

珍妮博士的穿著傾向於英國風格，長褲是黑色與棕色交雜的格子花色，橡木色的毛衣像是高級的喀什米爾羊毛質料，配上她一百七十幾公分的身高，硬是顯得高人一等。但她的骨架十分纖細，修長的身材令人羨慕，只可惜胸部乏善可陳，屬於「太平公主」型。

她的頭髮只到下巴長度，是絲綬般平滑的淺金色，鬆鬆地用一支棕色小髮夾束在後腦，自然優美到令裘蒂嫉妒。她有一雙美麗的綠眼，可惜讓一副古板的大眼鏡遮住了。她還有個

寬闊好看的額頭，以及大小適中的挺直鼻子，再配上下唇豐滿的嘴，以及一級棒的皮膚。她的條件不錯，看得出來一切都是自然天成、毫不修飾，堪稱麗質天生。

她裝好了咖啡遞給裘蒂，一手同時去抽面紙，而桌上早已堆了一堆揉綢的面紙。

「出了什麼事？」

「沒什麼，真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她的聲音帶著一絲迷人的沙啞。

「真的？生日快樂。」

「謝謝。」

裘蒂沒理會對方的逐客之意，逕自走到桌前瀏覽禮物：一只小小的純白盒子，動也沒動過，一只電動牙刷，一枝筆，沒有性感內衣，沒有性感睡衣，單調極了。

「真爛。」

出乎意料之外地，珍妮博士居然笑了起來。「沒錯，我的朋友洛琳總是送我最合宜的完美禮物。」豆大的淚珠又滾落雙頰，快速的情緒變化，令裘蒂有些不知所措。

「嘿，其實也沒那麼糟啦！至少妳不必擔心禮物的尺碼不對。」

「對不起，我不應該……」她咬著下唇忍淚，但另一顆淚珠已經滾落。

「沒關係。坐下，我來煮點咖啡。」她把珍妮博士推到椅子坐下，轉身翻箱倒篋找煮咖

啡的工具。

「今天是幾歲生日？」

「三十四歲。」

裘蒂大吃一驚，珍妮博士的外表看起來頂多二十七、八歲。「真的？」

「抱歉我哭個不停，」她擤擤鼻子。「通常我不是這麼情緒化的。」

幾滴淚在裘蒂眼中算不上「哭個不停」，但在這麼自制的人身上，則顯然問題不小。「我說了沒關係。妳有核果或其他什麼零嘴嗎？」

「冰箱裡有些全麥泡芙。」

裘蒂扮了個不感興趣的鬼臉，走向看起來屬於花園休閒型的玻璃桌面小圓桌和鐵椅，面對珍妮博士坐下。

「這些禮物是誰送的？」

「我的同事。」

「那就對了，妳不是教科學之類的教授嗎？」

「我是物理學家，在大學教畢業班，也在普立茲圖書館和其他的物理學家從事編審工作。」

「真的？那妳在中學一定是金頭腦。」

落。

「十四歲？天哪！」

「我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她彷彿突然心事襲上心頭，手肘擋在桌面，用雙拳撐著額頭。她一語不發，但顫抖的肩洩漏了正飲泣不止的事實。這麼高傲的女人如此真情流露，令裘蒂不禁為她難過，而好奇心則愈發強烈。

「妳和男朋友吵架啦？」

她搖搖頭。「我沒有男朋友。我有過，和賀瑞格博士交往六年。」

原來她不是同性戀。「這麼久啊！」

她抬起頭，雙頰雖然淚痕猶新，下巴卻已透露出傲氣。「他剛和一個二十歲叫美娜的電腦操作員結婚。他和我分手時說：『我很抱歉，珍妮，但妳無法再撩起我的熱情。』」

想到珍妮博士的自制與內斂，裘蒂實在無法責怪他，但把這種事說給對方聽就未免太過分了。「男人都是追求肉體的動物。」

「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我們在一起六年了，我居然不想念他。」

「那妳還傷心什麼？」咖啡杯已經空了，她起身爲她們再倒一杯。

「我只是……沒什麼，真的。我不應該繼續這樣，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毛病。」

「妳三十四歲了，人家還送那些禮物，誰看了都心情不好。」

她聳聳肩。「妳知道嗎？我是在這間屋子長大的。我父親過世後，我會打算把它賣掉，但我從沒去過別的地方。」她已經陷入喃喃自語，彷彿忘了裘蒂的存在。「我始終埋首研究，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這樣一直到三十歲。我以爲這樣就夠了，誰知道年年復年年。」

「而妳終於發現，物理這玩意兒對妳的夜生活一點幫助也沒有？」

她被突然驚擾而嚇了一跳。接著，她聳聳肩。「也不是。事實上，我認爲性關係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她有點不自在地盯著自己的雙手繼續說：「相屬相依的感覺應該是更重要的。我要的，是比性關係更持久的相屬相依感。」

「妳是說宗教、信仰？」

「也不盡然。我是說家庭、孩子之類的東西。」她又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我已經耽擱妳太多時間了，很抱歉妳來得不是時候。」

「我懂了，妳想要一個孩子！」

一句話，珍妮博士的情緒又爲之崩潰，她頹然靠向椅背，淚珠已爬滿雙頰。「昨天，瑞